

温故

十五

主编 刘瑞琳

雅德礼 一位美国顾问在战时重庆的生活

周致仁 「四清」琐忆

李文华 当年「驴行」

蔡登山 翩翩才子偏命薄——毕倚虹传奇

赵克凤 戡翼翹将军事略

张方晦 跟陆小曼学画

杜欣欣 无常中的永恒——献给做书人严喆民

吴兴文 章丹枫、顾颉刚与《读书笔记》

秋 禾 关于「苏州船娘」

何季民 胡适校长最后的题照与题字

温故书坊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温故(十五)/刘瑞琳主编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9.3

ISBN 978-7-5633-8300-9

I. 温… II. 刘… III. 中国—现代史—史料
IV. K26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24666 号

搜狐读书
BOOK.SOHU.COM

鳳凰網 圖書

网络支持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www.bbtpress.com)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(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:271000)

开本:690mm×960mm 1/16

印张:11 字数:160 千字

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特稿

[美]赫伯特·雅德礼 一位美国顾问在战时重庆的生活 / 1

回眸

周孜仁

李文华 当年“驴行” / 41

詹振权 我在50年代的大学生活 / 51

人物

蔡登山 翩翩才子偏命薄

——毕倚虹的传奇 / 64

赵克风 戢翼翹将军事略 / 75

聚焦

赵映林 胡适成蒋介石“诤友”的来龙去脉 / 82

印象

张方晦 跟陆小曼学画 / 95

杜欣欣 无常中的永恒

——献给做书人严喆民 / 102

赵 细 偶逢遇罗克 / 107

文事

吴兴文 章丹枫、顾颉刚与《读书笔记》 / 109

姚一鸣 断鸿记 / 116

记忆

杨 进 与父亲的三次离别 / 124

刘光生 大宅门里的舅父 / 137

简 杨 嫁妆 / 140

风物

罗朝晖 回望县溪 / 144

秋 禾 关于“苏州船娘” / 147

文本

姜庆刚 朱偁先生的两则检讨 / 159

周允中 注释 整理 周楞伽与陈梦熊的通信 / 161

留痕

何季民 胡适校长最后的题照与题字 / 171

影像

[荷]托尔贝克 北平表情：荷兰女摄影师镜头里的民国世相 / 中插

一位美国顾问在战时重庆的生活

[美] 赫伯特·雅德礼

1938年，美国的密码破译专家赫伯特·雅德礼应中国军方的邀请，秘密来华传授密码破译技术，并主导破译日军密码电报的工作，历时两年，于1940年回国。回国后，雅德礼出版了回忆录《民国密码战》（本书中文版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），记述了自己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经历。这里选刊的是书中的几则片段，文章题目为编者所加。

——编者

绕道海防潜入中国

我到达香港的那天，去汉口的飞机就停航了，因为汉口的沦陷已迫在眉睫。与此同时，日本人正逼近广东，挤压由英国人控制的九龙。若说英国人紧张的话，我比他们更紧张。按原定计划，我应该先飞去见“我们的领袖”蒋总司令，然后去长沙建立谍报总部——这本是中国情报之父戴笠的原意。他的名字像一些部落神明一样属于禁忌，所以我们以“刀斧手”的代号称呼他。日本人的占领和轰炸，迫使我们改变了原定计划。林帆（陪同的中国军方翻译——编按）通过中方地下机构的无线电，与“刀斧手”取得了联系，之后便宣布，我们将在三小时后乘“法属印度支那号”轮船出发前往海防（越南的一个城市——编按）。

我本来就很不安，因为我用的是假名，随身隐藏武器，又带着三箱有关间谍活动、密码和解密的资料，非常害怕被捕。去海防却让我更加惶恐。万一真的被

捕，这些罪名的刑期相加，无疑要超过我的寿命。乘船去海防等于去招惹日本军舰，自取灭亡。日本人很有可能登上我们的货船。真那样的话，那我就完了：我不仅使用假名，还带着假护照。

林为这次行动准备好了所需的假文件：一本贺伯特·奥思本的护照，一份已注射霍乱和天花疫苗的医疗证明。医疗证明上的日期是十天前的日子，这是进入印度支那的必要条件。我确实打过这些防疫针，而林却从来没有注射过，也不打算注射。不过，在战争时期，这只能算个小小的风险罢了。

天黑后我们溜上了货轮。旅途当中日本军舰为了炮轰中国的一个小港口，几次命令我们的货轮停驶，除此之外，我们去海防的航程可谓平静无事。但是那几次停驶都让我觉得像是过了一辈子。每次我都屏着呼吸，直至日本军舰驶离，才透一口气。

到海防后，“刀斧手”的便衣特工和我们接上了头，且一路行贿，让我们过了海关。我的假护照没有被发现，我可以放松一下了。过中国边境时，假护照是不会出问题的。

事实也证明我的预见是正确的。但是，我们是在等了三天之后，才赶上去昆明的窄轨火车，因为火车每周才开两班。被迫停留期间，无所不能的“刀斧手”的下属非常周到地给我们提供了娱乐消遣。他们带我们去了一个可以跳舞的低级酒吧，不断地让我们喝香槟。在那儿，我和一个黑牙齿的美丽安南舞女一起尽兴地跳舞，一直玩到凌晨2点。

“刀斧手”在海防的军统便衣特工帮了大忙。到昆明后，又有一个便衣特工出来帮忙了。虽然去重庆的飞机票一个月前已订满了，他还是给我们在一架运输机上弄到了座位，那架飞机满载着五加仑一升的高性能汽油。飞行员是一个叫伍兹的美国人，在中国已经飞了六年了，在这一带声名远扬。在去重庆途中，他把飞机交给副驾驶操纵，和我谈了半小时。他非常小心地避免询问我的情况。对此我感到很高兴，因为我不想向他撒谎。在避免探听别人事情这方面，在东方的外国人与在西方时没什么区别，相互间不问私人问题。但有些事情是不言自明的，除了政治活动或犯罪活动的需要，还有什么事情能驱使我这种白人这时跑去重庆呢？伍兹出于好意，提出将我安置到泊在重庆江面的美国炮艇上，因为那里已没

有别的地方适合居住了。我告诉他，这些事一概由我的翻译处理，他听了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，并换了个话题。

一路上，飞机都在云上飞行。中国的真面貌我是一概没有窥到。最后，我们奇迹般地穿出云层，在长江当中的一个沙洲上降落。在小岛北面是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，两河围成了一个地势崎岖的三角地带，重庆市就建在这片土地上。鳞状的淤泥、竹造的小屋、低矮阴暗的石头房子零星散布在四周，眼前的这一派景象真令人沮丧，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觉得未来的一切，将是充满邪恶。

行至市区时，我的抑郁心情还是无以驱散。一条小舢板把我们载到一个峭壁脚下，上岸后，我们坐上滑竿，沿着峭壁，上了三百级台阶。台阶尽头处，是一条泥泞的街道，一辆汽车等着我们。车子顺着一条狭窄弯曲、布满黄包车的公路，穿过城市的西门，来到一幢四层的小公寓楼前。公寓坐落在重庆市的北界，可以俯瞰嘉陵江。

在重庆戴笠住所落脚

我的办公室和供我居住用的几个房间，都在公寓楼的三楼。这房子感觉像是“刀斧手”在重庆的藏匿处。他在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处这样的房子。林很自豪地向我展示了卫生间。在人口超过一百万的重庆市，这样的卫生间不超过六个，属稀罕之物。一个男听差给我们递上了热毛巾和两杯滚烫的水。我以为那杯热水是用来洗手指的（西方人没有喝热开水的习惯——译注），刚要伸进去，却看到林用热毛巾擦了脸，并把那杯烫水一口喝了下去。见我诧异，林解释说，喝生水是很危险的，只能喝从长嘴茶壶里倒出来的水，因为那是煮开过的。我说我情愿喝苏格兰威士忌，甚至可以不加冰或凉水，而且是对着瓶口直接喝。

两个便衣工作人员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。我们坐在没有靠背的凳子上，围着圆桌用筷子吃。我被安排坐在了传统的上座，这是一个正对着门的座位。所以，任何敌人都休想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地袭击我。晚饭上了无数道的菜，大部分的菜，我都搞不懂是什么。这顿饭吃了数小时。吃饭过程中，我们举着盛着热腾腾黄酒的小酒杯相互敬酒，说着“干杯”，即喝光的意思，把酒一口干掉，并

互相亮出杯底。经过长时间一轮轮的敬酒，三个中国人的黄脸变成了红色。而我，也并不觉得很爽。

“这顿饭要吃多久？”我最后逼问林。

“我们的贵客要吃多久就吃多久。”

“那么，”我说，“贵客想睡觉了。他怎样才能结束这顿饭呢？”

“站起来就可以了。”林说。

我努力站了起来，客人们也都成功地站起来。他们向我鞠躬，拿上帽子和大衣，再次鞠躬，然后才离开。对于中国的这种习俗，我必须稍作解释：客人离开时，总是非常地干脆利落，就像赛场上的拳手，没有冗长和令人厌烦的告别仪式。尽管我喝得尽兴，客人的离开也让我很开心，但上床时，我还是忧心忡忡、情绪低落。这套公寓里冷得刺骨，连酒精都无法将寒冷长久驱散。我的窗外，是一个黑暗、拥挤、浓雾弥漫的城市，里头住着一百万黄种人，他们行为奇异，内心的想法无法为我所知。虽然“重庆”的意思是天堂（作者对中文的理解显然有误——译者），但是我宁可住在同样拥挤的印第安纳州的沃辛顿，即使那里不叫什么天堂。

早晨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天又冷又湿，在铺了薄棉垫的硬竹床上睡了一晚后，我浑身的骨头都在疼。到处没有一点热气，穿上外套了我还觉得冷。林不知道在哪里，厨子去了菜市场。男听差没弄明白我的手势，没给我送来吃的，却送来一瓶威士忌。

那着实让我乐了一会儿。但是我很饿，又不敢出去找吃的，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。我和男听差们根本无法交流。我从墙上取下一张重庆的小地图，示意他们跟着。我指指地图，然后指指大门上写的中文地址。两个驻守的警卫也加入到这个游戏当中来。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明白我的意思，其实我是希望他们告诉我公寓在地图上的位置。

没办法，我只好尽最大努力，把门牌上的中文字画了下来，然后走向大街。两个门卫跟在我的后面，摇着头示意我回去。我不管，照旧待在外面，抽着烟。当我把没抽完的香烟弹到街上时，一个半裸的黄包车苦力，像飞起来的鱼一样，一把将烟头抢到手里，脚步丝毫不乱。我又点了几支烟弹出去，并且每次都暗中

跟自己下赌，看他们抢烟头的速度到底能有多快。我数到的最快纪录是五秒钟。这时，头号男听差把我叫了进去，并把我介绍给一个穿蓝布长袍的漂亮中国女孩。女孩向我行了个礼，然后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告诉我，她和叔叔以及其他亲戚住在隔壁。她说，可以让她家的阿妈给我准备早饭，或者她亲自到我顶楼的厨房给我煮几只蛋。出于客气，我请求她不必如此麻烦了。没想到我大大失策了，因为她再不提到她家吃早饭的建议。她帮我把公寓的位置在地图上标了出来，陪我到街上叫了辆黄包车。她把要去的地方告诉了车夫，并提醒我说，坐一趟车，单程不要付超过三毛钱车资。随后，黄包车便朝着城边一个肮脏的茶馆奔去。保镖们不顾我的抗议，一路跟在车后。在茶馆里，我就着茶，吃着蘸上黑胡椒的鸭肝当早餐。两个保镖生气地在一旁看着我。

回去时，我满大街找礼物，想要回报我的女恩人。但是除了一瓶商标模糊的廉价德国香水外，我什么都没找到。我把这瓶香水送给了女孩，并夹了张纸条，邀请她与我和林共进晚餐。她的回条以不甚准确的英文写道：

亲爱的奥思本先生：我应该说声非常对不起。今天晚上我家已安排了聚会。希望另找机会请您喝茶。非常感谢您的礼物。再见。

陆颂晶（译音——译注）

林回来时，我因为实在无聊，已经喝掉半瓶威士忌了。因为我独自离开住处，林非常生气。我向他保证我非常地小心，而且还让他看了我的0.25口径的翘鼻自动小手枪。当然，这把枪他以前看过很多次了。

“噢，那玩意儿！”他厌恶地说。

为了证明小手枪也很致命，我对着“刀斧手”的门开了一枪。子弹穿门而过。这让林更生气了。

没有任何来自“刀斧手”的消息。他因为一些神秘的任务而消失了。没有学生的踪迹，也没有截获的文件要破译。但是一个叫秦莆（译音——译注）的中国学生准备把我的密码资料译成中文。秦莆刚从德国回来，说话轻声细语。为了消磨时间，我起草了一个密码使用法的基本课程。秦也将把它译成中文。秦是一个

“我们难道不是吗？”我问。

“您现在是在中国内陆地区，”林解释道。“为了让孩子听话，这里的中国母亲会吓唬孩子说，外国鬼会来抓他们。她们还吓唬孩子说，外国鬼都头上长角，蓝眼睛，大鼻子和红头发。”他笑道，“不过，您好像不太像。”

颂晶看一眼我的光头，也笑了。

吃完饭后，林带着他的朋友乘烧菜油和酒精的破巴士回家。颂晶坚持让我跟他们一起走，她要自己走路回家。我却坚决不肯，因为那样很危险。于是我们一起往回走，两个保镖跟着。路上经过一段泥泞的地方，我扶着她的手臂走过。这时，散坐在路边的几个车夫笑着说了些什么，她听了之后，浑身发抖。

一路到家，她再没开口说话。到家门口她才说：“您是值得尊敬的外国顾问，在中国非常受尊敬。可是，您应该了解一点中国的习俗。”

她的话，和刚才她对苦力们的反应，都让我感到迷惑不解。林回来后，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，但他假装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第二天，我问帮我翻译讲义的中国学者秦莆。他告诉我，一些无知的中国人，甚至是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，都会嘲笑单独和外国人在一起的中国女人。

“东方就是东方，西方就是西方，”秦伤感地说。“在美国也一样，女人如果被看见单独和一个中国绅士在一起，也很丢面子。这里也没有什么不一样。”他笑道。“我还要告诉您，没有一个中国绅士会在公共场合去挽一个女人的手臂的。”

“但是，那是因为你们让中国女人走在你们的后面！”我抗议道。

“那是中国的传统。”他严肃地说。

“我没有什么恶意，”我说，“但是你还没有告诉我拉车的人都说说了些什么。我知道他们喊我洋鬼，外国的鬼，但是吃饭的小孩都这么喊我，颂晶发抖不会是因为这个。他们还喊了些什么？”

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：“我可以告诉您，但条件是，您必须明白，再不可以让一个良家女孩单独陪您。林帆早应该告诉您的。那些中国苦力没对您说什么，他们是在和那个女孩说话，一串您听不懂的话。”

我等着他翻译。

“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这样，”他说，“‘外国鬼的那玩意儿比我们中国男人的大

吗？”

准备工作中戴笠来电问候

重庆的纬度与埃及的开罗差不多，但入冬后，因为西边有雪山，蒸腾起大片厚雾遮住了太阳，因而比开罗冷得多。但这些雾也在一年里的不少时间保护了重庆，使它免遭日机轰炸。而随着天气转暖，雾气消散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不过，即使有遭受轰炸的危险，我还是喜欢天气暖和点，至少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，听上去有些白痴。我现在每天都冻得发抖，要喝一加仑掺了黄酒的热柑橘汁来暖脊梁骨。榨柑器是我自己动手设计做的，重庆本地人从来没听说过这玩意儿，无法假手他人。林倒是答应过给我找一个烧炭的铁盆，但是他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和牛皮大王，这事说过后就不了了之。我感觉重庆的生活节奏很慢，整天无所事事，让我感到很烦躁。

我和林在众多仆人和保镖的簇拥下单独相处。“刀斧手”已派人传话说，我住的公馆将成为我的工作场所，也供我的学生们住。据林说，学生们正从长沙坐着卡车朝重庆奔。但愿他们是在长沙大火之前离开的。不久前，防守长沙的部队首长因为相信日本人正在逼近，就放火烧城，导致两千人不幸被困，最后被活活烧死。关于日本人正在逼近的说法后来被证实为谣言。为此，蒋总司令已下令将肇事的三个最高官员砍了头。

看来，我的学生们是逃过了长沙大火了，因为公馆里开始装起了桌子和黑板，纸张、毛笔、铅笔也摆了出来，还架起了不少竹制简易床。而且还有消息说，一卡车在香港为我购买的外国罐头食品、一辆供我使用的汽车已运抵南中国海沿岸，并朝着北面开来。我们就等着瞧吧。

公馆里老鼠横行。林吹嘘道，四川的老鼠在中国是最大最凶的。此话看来不假，仅仅几天前，我们一个保镖的新生儿就给老鼠咬死了。事发时，做母亲的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老鼠就将婴儿的睾丸吃掉了。在我的坚持下，公馆里装了许多老鼠夹。尽管如此，老鼠还是每晚在阁楼里飞跑。我几乎每晚都被身上爬过的一两只老鼠搞醒。虽然已经把通往睡房的洞都给堵死了，老鼠还是有一个秘密的通

道，我横竖找不到。我和林曾经尝试过，在睡觉前，先把灯关了，然后一听到老鼠爬行的响动，就突然打开灯，希望可以找到老鼠出没的通道。但直到目前为止，还是劳而无功。要是你折腾到半夜不睡觉，与老鼠搏斗，早上就能多睡，也算是一种补偿。我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，因为搞密码是非常高强度和累人的。我没有什么娱乐，手里那点时间便显得异常沉重。

尽管林并不赞成我和陆颂晶见面，但每逢林不在时，陆颂晶的偶尔到访，还是使我的无聊得到缓解。她正在教我一些中文的口头用语，还答应帮我找一本英中对照的书让我课外学。她今天穿了一件丝质的长袍，看上去非常漂亮。我觉得，通过练习，她的英语正在提高。

昨天我收到“刀斧手”的一封无线电报，看来中国密室马上就要成为现实了。全文翻译如下：

专家阁下台鉴：阁下能移驾前来中国，鄙人感激万分。本当赴渝面叙，奈何军务缠身，分身乏术，至为遗憾。阁下在渝委屈，食宿是否习惯，鄙人着实牵挂。蒋总司令刻下深入前线指挥作战，一时难以回渝。一俟返驾，当携阁下面谒。

热诚的致意……

我回复道：

非常感谢您来电亲切问候。来到中国，使我深感荣幸。我会尽全力圆满完成我的任务。我对我的住所很满意，吃得也非常好。我自然非常盼望见到您，但也非常明白，基于目前的军事状况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致以最崇高的敬意……

军统“二号”送来缴获的重要文件

某日，我花了一整天研究一些缴获的文件。这些文件是由“刀斧手”的心腹，

也就是我的直接上司从下江（长江下游地区——编按）带来的。由于喊他们的名字是个禁忌，林给他们起了代号：“刀斧手”是“一号”，我的上司是“二号”。

“二号”是个从来没闻过弹药味的将军。他身着卡其布军服，竖领上装，长裤，肩上挂皮肩章，腰系皮带，皮带的左边挂着一把套着皮鞘的短剑。他大概有三十五岁，长着一对长耳朵和一张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满月脸。虽然我也长了张圆脸，却感觉他不见得比我聪明到哪里去。

林郑重其事地把我介绍给他。一番礼貌的问候之后，我通过林做翻译告诉他，我需要哪些无线电设备，用以截收日本人的电报，需要什么样的方向探测器，用以追踪敌人的电台。除此之外我还需要相关的书、地图和字典来武装研究部门。我还告诉他，我必须要有每日战况汇报，这样我们才可以熟悉与战斗有关的山脉、河流、城镇的名字，知道中日两军的部队番号、名称及指挥官的名字。我还告诉他，他应该在总部指派一个专人不断更新战事地图。

他对我所说的话做了记录，然后长长地恭维了我一番，起身准备离去。

“将军命令我给您提供所有的便利。”他临行时说。

我说：“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得到查获的文件。”

“我几乎忘了，”他说道，“我从汉口带了一些来。”

他的随从把文件拿给我，我急切地当场查看起来。我发现材料都很有价值，如果能有俘虏提供翻译的话，这些文件将更有价值。但俘虏并不总能招供，日本俘虏更是不会轻易招了。对此，我是有备而来。我来的时候带了东莨菪碱和阿美托钠两种无害的药品（干扰意识的药物，常用于审讯犯人——译注）。这些药在美国西北大学的犯罪侦查局成功地使用过。在美国，如非罪犯自愿而在他们身上用药是违法的。但在中国，我可以肯定的是，“刀斧手”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药的。

努力适应重庆的艰苦生活

林总算给我找来一个烧炭的铁盆。我用来做办公室的客厅终于有了些暖意。但这来得太迟了，我得了我这辈子最严重的感冒，流起了浓鼻涕。过了大概一个

礼拜，我的右眼渐渐地看不到东西了。每晚我都得把睡房的闹钟放在灯下，而且越挪越近才可以读得出上面的数字。从我的右眼看去，仆人们穿的单调蓝长衫成了紫色，还一阵阵闪出红光。视线里的物体当中都出现一个空洞，而且空洞逐日扩大。七个下江来的医生给我看过眼睛。他们全都受过海外教育，有的在美国、英国，有的在日本、德国。七个医生中，有六个说我的视神经受了损伤。第七个医生持另一种看法，坚持我是得了虹膜睫状体炎，即我的视网膜给血块盖住了。而这些症状是因为我身体某个地方感染造成的。他说，感染可能是结核、梅毒、淋病、牙炎、扁桃腺炎或其它炎症引起的。我做了两次梅毒化验，每次都是阴性。去一家教会医院照了X光，也没问题。除此之外，我没有任何淋病的症状和任何其他感染。然而该医生并不为这些确凿的证据所动。看来我可能得了早期的结核病。虽然早期结核病可以导致虹膜睫状体炎，通过X光却检查不出来。这使我想起切利尼（Benvenuto Cellini，约1500年至1571年，意大利雕塑家、金银工艺师、作家，著有自传《致命的百合花》——译注）回忆录中的一件事。书中讲到，他在吃色拉时，发现碗里有闪烁的小颗粒。他马上意识到有人要暗杀他。如果小颗粒是用磨碎的钻石做的话，他就完了。但如果杀手因贪小利而用玻璃代替，将钻石拿去卖钱，那他还有活路。但是他得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知道结果。这期间，他除了牵挂自己的症状，无计可施。想到这，我决定还是先把我的鼻窦炎治好再说。如果这还解决不了问题的话，我就飞到香港去看医生。中华航空每晚都有一个航班到香港，但当中必须飞越日本人的防线。

直到这时，重庆还未出现逃避日本人的难民，我未来的学生们同样没有到达。将领们倒是大批先拥到了，带来了他们的家眷、仆人和小老婆。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，这里的将领们不管手下曾有多少人投敌或战死，总能凭权势钱财支配所有交通工具。我的车还是没有运达，但却满眼都是汽车，里头坐满了中国官员。这景象让我很气愤。我要求林给我搞一部车。他倒是替我搞到了，让我用了两天。但第三天车子又没出现，说是在做维修。

我住的地方是条死巷，没有人力车，必须趟过泥泞的巷子走到大路上才能叫到车。可我既没有橡皮套鞋，也没有靴子。中国鞋的尺寸对我来说又太小，买不到现成的。昨晚在去看电影的路上，我终于因种种不顺，忍不住大发雷霆。没想

到林听了居然大为佩服。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当上驻华盛顿的武官，这样就能学到所有美式脏话。昨晚林的耳朵着实过了把瘾。从此，林的美国式词汇里，免不了会有臭袜子的气息了。我请林向“二号”转达了我的众多想法，其中包括我对那些偷了我的车的贪腐将领们的不满，我还要求“二号”收拾那些黄杂种们。我是有意发作的，期望这能起点作用。除非我使点手腕，否则永远得不到工作所需要的便利和工具。车本身只是一个小问题而已。

我去了几次市中心。尽管我带着枪，可以自我保护，两个保镖还是形影不离。林不敢把他们撤了。他说，除了日本人可能搞行刺外，我每天还面临被谋杀、绑架和抢劫的危险。我相信“刀斧手”到重庆后，会对这里的治安进行整顿的。

从主路坐轿子或黄包车去市中心只需花两毛钱中国钱，相当于美元三分钱，但我还是经常步行，因为这段路不过就两英里。那段路街道很窄，两边停满了黄包车，汽车几乎无法对驶。商业楼宇都是用深色的砖或石头造的，没有一幢超过四层高。人行道上挤满了中国人，大多身穿破布衣或掉了色的长衫，中间掺杂些身着制服的军官，或穿着黑色或蓝色新衣的有钱人，他们的老婆或是小老婆则一身绫罗绸缎或裘皮大衣，一路跟在后面。这些人替街景添上一些亮点。每当有外国人在驻足朝商店橱窗观望，或点支烟抽几口时，他就成了中国人好奇心的焦点，被众人笑着观望。

在街边地摊上，可以用极其便宜的价钱买到手工制作的梳子、牙刷、苍蝇拍、袋装中式糖果、花生和西瓜子。其中最吸引我的东西是用来清耳屎用的耳挂，那是一根细棍，一头是缠上棉花的小勾。肉店的门外挂着宰好的猪和牛，同时还摆满腌制的鸭子、皮蛋、豆腐和其他美食。街边的牙医用粗糙的锤子、凿子和钳子给病人治牙，看上去就像博物馆里陈列的施刑场景，令人不禁毛骨悚然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专门给不识字的人代写家书的。他们迅笔疾书，一笔一画地写下神秘的象形文字。

重庆有三家电影院，条件都一样地糟糕。池座是五毛钱一张票，楼座是八毛钱。为了面子，林总是买楼座的票。楼座看电影固然清楚，但看台上和过道里奔跑的老鼠也更清楚。美国的闹剧都配上了中文字幕，好让中国人可以更好地明白电影里的情节，中国人看了高兴得又叫又笑。这里放映的新片子都是两年前的

了。我上一次看的是英格兰国王乔治的加冕仪式和前总统塔夫脱的葬礼。

这里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，生活在这种异国情调的氛围中，我有种很奇怪的孤立感。这个国家如此之大，人口超过四亿五千万，占全人类的五分之一或更多，想想都让人不知所措。无数的人死于洪水和饥荒，却几乎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消失。不出几年，空白就会被填补上。在西方国家，平缓的人口增长曲线使所谓的马尔萨斯定律仅仅是种理论。在亚洲——尤其是中国和印度，马尔萨斯定律却是紧迫和恐怖的现实，因为两国都崇拜祖先，坚信每个男丁都必须有儿子。当这些国家经过工业化，人口变得更稠密时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该怎么办？幸好，两国人民都是平和的人，不轻易去征服别国。而且，除了执著于祖宗崇拜和传宗接代之外，他们非常聪明，也可教育。他们所受的教育与他们的旧传统及迷信之间，将有一场竞赛，看最终谁能胜出。但是要教育中国的四亿五千万人和印度的三亿五千万人，是一个巨大的、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。谁去做，又如何去做呢？

偶遇汪精卫情妇淑贞

虽然我受到严密保护，但有一晚，还是成功逃脱了。那晚在电影院，放电影的在修补断掉的电影胶片，放映厅内一片漆黑，我趁机逃掉。之后我晃到一家茶屋。在那里我遇到一个能讲非常好英语的欧亚混血儿。他叫乔治·马凯。他虽然是黄皮肤，看上去却像爱尔兰人，而他自称是英国人。他邀请我到他有炭火取暖的公寓做客。他住在市中心一座叫日耳曼大厦的大楼里。他的公寓有一个客厅和一个卧室，在三楼。他把整座楼包了下来，将一楼出租做办公室，二楼和三楼出租做公寓。

在大门口我们遇到他的一位租客、一个衣着考究的年轻中国女人。乔治把她介绍给我后，她用完美的英语作了应答。她和我们一起进了乔治的公寓，吃过茶和点心后，又陪着我们在钢琴旁唱美国和英国歌曲。

她个子矮小，但热情迷人。我猜她也是欧亚混血儿，因为她的鼻梁看上去并不像大部分中国人那样平。她的名字叫淑贞。我问她：“这名字有什么意思吗？”